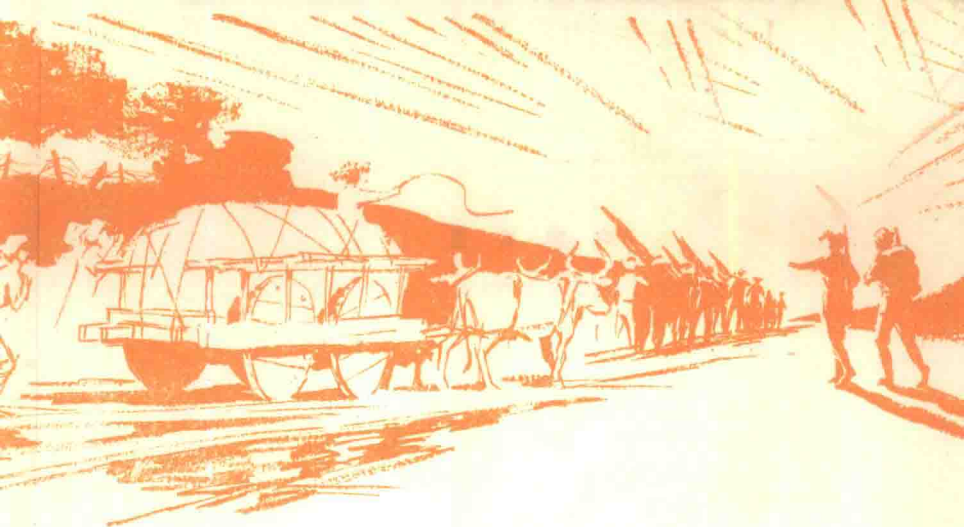


三戰龍陵

上

柯 崗





三戰龍溪

上

柳 窗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三朝龍臨

下

和 留

北京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三战陇海》描写的是我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陇海铁路两侧纵横驰骋、英勇歼敌的战斗故事。

小说集中反映了在毛主席英明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我人民解放军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冀鲁豫皖辽阔战场上，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一次又一次调动敌军，在运动中势如破竹地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

作者描绘了我军民努力实践、逐步掌握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学说的过程，塑造了从野战军司令员到普通战士，从区委书记到子弟兵母亲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英雄群象。

作品气势宏大，是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

三 战 陇 海

(上、下册)

柯 岗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8.125印张 592,000字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200

定价：1.70元

楔 子

八月，辽阔、爽朗的鲁西南原野，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

高粱穗儿好象成串的珊瑚珠子，闪烁着滋润、耀眼的光芒，向人们显示它在“土地还家”之后的第一次成熟。

碧空如海，秋原似金。几朵淡云在远远的天边游荡。透过无边际的高粱林子，瑟瑟秋风，仿佛夹带着浓郁的酒香。大道上车马奔忙，白杨萧萧，尘埃飞扬。叫人不禁想起古往今来，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无数英雄豪杰！

撕裂天地的隆隆炮声，从不远的陇海线上传来。受惊的鸟雀成群结队，超越古老的城堡和村寨，不回头地朝北方飞去。战争来临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为了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于一九四六年又一次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愤怒了。

豪迈的鲁西南原野愤怒了。

血淋淋的历史经验，教导他们懂得革命人民在反革命袭击到来的时候，除掉英勇地自卫反击，给打击者以更重的打击之外，是无路可走的！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土地，保卫胜利的今天，创造美好的明天，不屈的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下，再一次跃马扬鞭，举起了自卫的刀枪。

第一章

在河南、山东交界的地方，陇海路北，大约不过几十里的路程，有一条无名的小河。这条河从西向东，弯弯曲曲划开了鲁西南几个县份，注入了有名的微山湖。不管各县实际管辖的范围，光依县城的座落来看，这条河的南边是曹县，河北边是定陶，再往北就是当初的曹州府，如今的菏泽县。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去处。据说当年黄巢起义，就是从这一带闹腾起来的。

这里，有个挺不小的庄子，名叫孙家庄。庄里上千户人家中，一部分户姓孙。头二等的首富也姓孙。姓孙的大都较诸其他杂姓人家的日子过得略微舒坦些。当然，这并不是说“孙”字就是摇钱树，只要沾上“孙”就会有饭吃。只是全庄比较而言。其实姓孙的照样也有卖儿卖女、穿不上裤子的穷庄户。由于经济基础的作用，庄上姓孙的世代代总有那么几个念书识字，走京下广，混差事的人头儿。就这样天长日久，孙姓势壮了，气粗了。庄子也就姓孙了，别人也就默认了。

乍一来到这里，走出县城，踏上一条通车大道，一望东南走去，眨眼功夫，猛抬头你会大吃一惊。为什么堂堂一个

县只管得这么点地方？前面黑压压雾沉沉，古树葱茏，小河萦回，城堞高耸，炮楼林立，显然又是一座不小的县城呵！可是，当你来到河边，跨过那座小砖桥，看到“城”门楼额嵌镶着偌大的青石匾上，刻有闪闪发光的三个朱红大字“孙家庄”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从前这里肯定有过“孙员外”之类的人物。这人大概是个有钱有势、勾结官府、无恶不作的地头蛇。

确实，到了近处，定睛一瞅，你才相信你的想象一点也不错。

正冲小桥的围寨南门外，大道边足有六尺见方的石台子上，坐北向南立着一块三尺多宽、八九尺高、象堵小影壁似的青石碑。碑帽雕刻着透花的二龙戏珠，碑座是个光闪闪滑溜溜的万寿龟。碑的正面刻着四个规规矩矩、肥肥胖胖、端端正正的颜体大字“泽及乡闾”，上款尽管已经被人们砸得斑斑驳驳，仔细看去，仍然能够看出“大德望邦宪翁孙老先生流芳”几个字。下款是“阖乡族众同立”。站在正面猛一打量，这块碑虽然年长日久，苍苔狼藉，风雨剥蚀了当年的威风，装扮倒还象个“正襟危坐”的样儿。可是等你转到背后一瞅，耐心看完那篇密密麻麻、寸楷隶书，不知哪位八股先生为他制作的碑文之后，再到邻里之间随便打听一下，也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位“大德望孙邦宪”，不过是个满手鲜血、不折不扣的恶霸地主、封建屠夫而已。据说他是清朝咸丰年间用银子捐来的“武举”。其人四肢发达，心术险恶。其形如牛，其性如虎。为了保卫他们封建豪门的利益，曾经大办团练，协助清兵胜保、僧格林沁等部顽抗太平军、捻军和宋景诗的黑

旗。特别是后来黑旗败落，这位孙邦宪被清朝统治者看做忠实走狗，加官晋爵，如虎生翼，对于当地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曾亲自监督，勒令爪牙在孙家庄大北门外，一次砍杀黑旗散兵、家属和无辜贫民数百人，掠夺土地数千顷，抢劫财物无算。就连那个碑文的作者，也为了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渲染淫威，镇慑人民，竟自按捺不住地公然写道：“……大北门外血泊盈尺。如斯，沃野百里，机杼唧唧，坏匪谋反者绝矣。”由此可见孙邦宪的所谓“德望”、“恩泽”、“流芳”之一斑。

大概这也就是孙家庄姓孙的势大气粗的根底。据说孙邦宪在世时，家里妻妾成群，儿女成行。地连千顷，财宝如山。真是人旺财旺，红火得很。好象他们的祖坟果真占上了“好风水”，一时说不上有多大劲头。仿佛三岁孩子打个喷嚏，也震得地动山摇。可是等到这老儿一死，照当地群众的说法：“他家的气数也就尽了。”当那老家伙在世时，妻妾之间私房斗法，“荞麦窝里扎锥子”，尖对棱地明争暗夺还不敢揭开来。老家伙一咽气，随即树倒猢猻散，转眼间妻小子女就把他从人民群众血泪中吮吸来的万贯家产，撕成了碎片。他那正房、偏房大小七个儿子就有六个吃喝嫖赌、吸大烟，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不几年，也就坐吃山空败落了。唯独三房老五，从小人称“欠一火”的“肉头”孙世清，阴险狡诈，青出于蓝。加上他又独生单传，基本上保住了血腥的祖业。但是由于此人嘴头上不去，门事不硬，叫他那些吸干卖净的弟兄们敲榨得伤透了脑筋。这人一辈子没能吐出这口气，临死他把他的儿子孙天祐叫到床前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呵！你可千万要争口气，多念点书，苍天保佑，日后混上一官半

职，能顶住咱家的门事，老的身在九泉之下，也扬眉吐气……”

孙天祐果然不象他爹那样“欠一火”，是个能蹦能跳眼里有路的后生，没有辜负他“肉头”老子的愿望。清朝的科举一停，他就急忙剪掉了辫子，投奔济南府，进了法政学堂。修业期满之后，他又七钻八混，居然在张宗昌的队伍里当上了参谋。可是不多久，张宗昌就倒台了。这位参谋也就带着鼓腾腾的腰包转回家乡来。

“肉头”那份家当本来没有挥霍掉，这阵孙天祐又带着赫赫的“参谋”头衔、大堆的金银细软，荣华富贵转还乡，不仅原先孙世清担心的“门事”问题不在话下了，就在邻里乡党心目中，确也说不清是何等了得。

看来孙天祐不止比他“肉头”老子孙世清，就是比他图财害命、发家致富的爷爷孙邦宪，也要足智多谋，精明能干得多了。他一回到孙家庄，首先就以“祖业不能转出孙家门”的论调，用高利盘剥的办法，把他的伯叔兄弟全部拴在他自家大门前的石狮子腿上，让他们心悦诚服地依附于他。接着又以小恩小惠、假公济私的手段极力愚弄乡民。如象带领人们修桥补路，重整孙家庄围寨和祠堂等等，处处装做“急公好义”的样子，就这样骗取了一部分人的信任之后，他便悄然登上了乡绅、名流的宝座，勾结县府，包揽词讼，舞文弄墨，草菅人命，展开了更广泛、更恶毒、更残酷的勒索、迫害和压榨。然而，特别迷人的，还是他在一九三〇年前后，为了进一步麻醉人民，自我标榜，掩盖满身的血迹，又以“培育乡党”为名，在庄上办了一所“天祐小学”，自己亲自做校长，大肆宣传尊孔复礼。这就使他在后来“韩青天”统治山东

的年代里，成为一条比他爷爷更加凶恶的地头蛇。那时，孙家庄暗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孙肉头生天祐，赛过邦宪老贼头。白日披人皮，夜晚是禽兽，大利盘剥夺民女，诬良为盗杀人头。他在家里跺跺脚，七品正堂也犯愁。”这就是孙家庄穷庄户们给孙邦宪家族作的一幅漫画。

抗战开始，“韩青天”叫老蒋给枪毙了。人们悄悄合计着，刨树刨根，这下孙天祐可该倒啦吧。谁知人家有奶就叫娘，天生是个“不倒翁”。日本小鬼一到，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表面看来是鬼子指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委派的“县维持会会长”。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那好象麻干顶上插了个大倭瓜的孬种儿子，三青团员孙宝忠不久也当上了“皇协军”县大队的队副，红得发紫了。

整个抗战期间，孙家庄方圆百十里路之内，除掉日本鬼子，是人不敢抹他孙家父子的鼻尖汗，成了地地道道的“二鬼子”。

可是，常常走夜路，总要闯上“鬼”。

一九四三年的元宵节，孙家父子为了庆祝日本鬼子“太平洋圣战”的“赫赫战果”，表现“皇军”铁蹄下的“王道乐土”、“升平世界”，他们勒令全县人民通宵达旦，狂欢度节。这晚上，果然天公作美，微雪乍晴，银月皎洁，好一片清朗景象。孙家庄的庄户们慑于天祐父子的淫威，尽管愤恨填胸，仍然一色的节日打扮。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锣鼓喧天。这边是穿红着绿的大闺女小媳妇，簇拥着高跷“张生戏莺莺”；那边是年青小伙子抡枪舞剑“斗狮子”。五光十色，甚是热闹。这时候，孙天祐几杯上等高粱下肚，正在街上飘飘忽忽巡视着，却又灵机一动，转身不知了去向。

直到三更过后，社火收场，夜寒袭人。颇有乃父风的孙宝

忠被他爹的老狗腿、“天祐小学”校的庶务王省三拉到家去，吃足了烧酒，啦够了前程。王省三又一次死皮不要脸地纵恿他对他自己那个十六岁的独女王春娥百般挑逗，气得春娥她哥春山牙根咬得格格响，拉住妹子，恶狠狠瞪了他爹和孙宝忠一眼，抢出屋去，使劲甩了一下风门。孙宝忠碰了一个硬钉子，这才醉醺醺、气呼呼，朦胧着充血的双眼，踉跄着老大的方步，滚回他家，朝自己的卧房走去。这小子自己对于自己那副麻干身材大脑袋、坑鼻洼眼的长相不满意，却又一向对于他爹独断专行、硬给他娶来整整大他七岁半的老婆不放心。加上近来家里那个身强力壮的小长工杨虎儿不断恶眉怒眼地瞅他，心里更象吃了绿头苍蝇似地犯咯影。因而，每每当他夜游归来，回到自己屋里去的时候，总要蹑脚蹑手，竖起耳朵闭住气，站在窗下听一听。

可是，这阵儿他还没有走到屋门口，心就落地了。屋里黑漆漆的没有灯火，心里不禁暗暗地骂道：“你看这个臭娘们，天到这般时分，还在外面疯张哩！到底有啥好看的什样景……”不料当他一推屋门，却又倒吸一口冷气，屋门居然闷得铁桶样。他忍着气没发作，跨到窗下一听，呀！屋里嚶嚶嚶嚶，仿佛有人小声说话，有人哭……他的脑袋轰一家伙胀大了，两颗红眼珠子真象王八盖上泼了醋，马上就要爆出来。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响，掏出腰里那支铅弹左轮枪，飞脚踢掉窗棂，咣声一枪打到床上去。看来床上那人也是老行家，一言不发，象条鱼似的，卜溜声滑下床去，滚到隔扇外边，急忙开门往外跑。孙宝忠纵身跳进窗户里，大喝一声：“杨虎儿，我看你往哪里跑！”随即又是几枪打过去。那人刚一迈出屋门，劈脸栽倒了地上。谁知，杨虎儿恰巧正从后院给老太太取了

一筐木炭走过来，他忽听得孙宝忠恶声怒气地吼着，没头没脑开了枪，不管三七二十一，光棍不吃眼前亏，也没有看清孙宝忠在什么地方，到底枪是打谁，撂下炭筐，拨马而回，直奔后院翻墙越脊，没命地跑了。

到这时，家人都还以为是孩子们在放爆竹，谁也没介意。被打倒的那家伙，这才声嘶力竭哼唧说：“……是……是我……”

孙宝忠拿电筒一照，啊呀！原来打倒在地上的正是他爹孙天祐。子弹已经钻进了心窝，他爹从此再也不会讲“仁义”说“道德”了。孙宝忠打了个寒战，脊梁沟里一阵阵地冒冷汗，耳朵眼儿里嗡嗡响。可这小子毕竟是个精灵鬼，他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天塌还得自己来顶住。于是，他就将错就错，一个箭步跳出去，把他爹的尸首拉到当院里，随即又朝天空连开了几枪，大声呐喊着：“杨虎儿行刺啦！追呀！快……追……”这才惊动了全家，齐呼乱喊，拿刀弄杖，四处捉拿无辜的杨虎儿来了……

孙天祐这种“奇巧”的死法，在明眼人的心中，第二天就被孙宝忠媳妇的上吊给揭穿了。可是杨虎儿哪里能够逃脱莫明其妙的“杀人罪”呢？当时，孙宝忠一声呐喊，孙家老小狗腿、爪牙，加上孙舜种随身带的“皇协军”，明火执仗，一齐出动，封闭寨门，四处捉拿起杨虎儿来。虎儿躲在黑影里，看到这阵势，知道立时出不去寨，却又不敢返回自己家，估计他们一定要到他家去搜拿。正在无处躲藏的时候，忽然遇上了王春山。他俩自幼好得就象一个人。春山不由分说，拉住虎儿往自己家里跑去，背着他爹娘把虎儿藏了起来。果然，由于王省三是孙家的心腹，孙宝忠当时根本没来王家搜，反把

躺在病床上的虎儿他娘，糊里糊涂下了狱。小日本根本不愿问清谁是杀人犯。在他们看来，“‘小狗’总比‘老狗’强”，随即又叫孙宝忠从里到外顶替了他爹的差事。然而，只有一件事，委实难为了孙宝忠。由于他从小不愿念书，咬文嚼字，耍刀笔，要比“老狗”差得多，因而“天祐小学”叫他犯了愁。想来想去，只好把他表弟晁东晓请来作个副校长，让他顶住学校那摊子。

晁东晓是本县晁寨孙天祐亲妹子的孩儿。晁家原先也是孙家门当户对的好户，只因东晓他爹下世早，加上接二连三的水旱兵劫，家景很快就败了。多年以来，逢年过节总得到他舅家开开口。俗话说：“亲是亲，财帛分。”天长日久，他娘从他舅舅孙天祐的眉眼鼻息之间，看透了手足情谊比纸薄，一气之下，几年不上门，决心“自走自家独木桥”，实际上等于断了亲。这回孙宝忠派人去请晁东晓，东晓他娘再三阻拦，只因东晓想到舅舅也已去世，宝忠表弟总是年轻人，好共事，况且自己自打商丘师范毕业到如今，老在家里呆着也怪没意思，终于设法说通了他娘，去作了天祐小学的副校长。

果不出所料，孙宝忠一方面感到自己斗大的字识不到一口袋，跟读书人答腔，梆子老往牙上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方面他也认定办学没有多大捞摸头，索性大撒手地交给了晁东晓。晁东晓也就顺水推舟，四处张罗，请来了一些商丘师范的老同学，一篙一篙撑起来。

二

前天傍黑孙家庄的庄户们正在升火煮饭的当儿，忽听得

寨外一阵唰唰响，好象起了大风似的。霎时间无边无际的高粱林里，走出了整千上万的解放军。队伍在这晚霞掩映、漫野红遍的大小路上，排成了整齐的绿色行列，雄赳赳气昂昂，挺着胸膛，迈着大步，人不言语，马不嘶叫，箭也似地向南飞去。其中只有一路人马，进了孙家庄的北寨门，顺大道，直奔南门出去了。这里本是日寇投降后新解放的地区。庄上男女老小齐挤道旁观看着，战士们连眼珠也没有斜一下，一味默默地行走，弄得群众也都讶然了。一时人们好象闭了气，只听得脚步嚓嚓，十分肃穆。有几个老年人实在耐不住，硬把手里端着的开水朝战士脸前递过去，那战士这才转过脸来，摆摆手，笑了笑说：“老大娘！这阵没功夫，回来再喝吧！”说话间也就走远了。

队伍还没过完，一个身穿浅蓝小袄，紫花布裤，腰里紧紧扎着一条黑布腰巾，看上去足有五十出头的汉子，从人丛里抽出身子，飞也似地朝着庄上关帝庙里的“小学校”跑去。这人正是村支部书记、农会主席夏银海。

提起这座十分古老的关帝庙，如今庄上没有谁能说清它的确凿年纪。原先还有几块模糊的碑记可考，后来都叫孙天祐占去办学，东挖西补，早就无影无踪了。只有大殿廊沿下那口生铁大钟，院里几棵两搂多粗的参天桧柏，被庄户们千方百计留下来，算作庙上仅有的原物。其实，当年孙天祐开办学堂的时节，确也看中了桧柏的木料好，一心要除掉，给他自己做“喜货”。群众心里通不过，谁也不敢开腔。那时恰恰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几，整整下了一天大雪，后半夜雪还没有停，忽然刮起了千年不遇的大狂风。那风搅着雪，拍打着门窗，折断着树木，噼嘶啪啦，地动山摇，真象狼吃牛犊似地满庄

转着呜呜叫。庄户们从梦中惊醒，禁不住抽搐身子，极力缩进被窝深处，谁也不愿探头看一看，生怕一露头，就会被风卷走似的。谁知，就在这时，关帝庙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咣、咣、咣”地紧急响起来。狂风旋卷着浑沉、宏大、犹如成千上万人悲壮嚎哭似的钟声，震荡着夜空，冲进了孙天祐大宅子的窗门。他的心头发抖了，手脚一阵阵地出冷汗，好象大祸已经来临，灾难的魔掌立刻就会从被窝筒里夺去他的生命。因为，祖上世代代关于这口钟的神奇传说，早在孙天祐心里生了根。他确信由于自己心怀歹意，想除掉庙树，“神灵”才会半夜撞钟哩！

天明，风小了，雪花还在飘落着，孙天祐带着狗腿、爪牙，携带了香纸火烛，虔诚地朝庙上走去。他们仔细察看到，庙前庙后，风雪漠漠，杳无人迹。加上大风折断了桧柏的枝丫，鲜红的树脂滴在雪上凝聚着，立刻又被他们附会成“神灵”显圣的“血迹”。孙天祐于是争先上香烧纸，叩头许愿，一气闹腾了好几天。从此，那口大钟和桧柏才算保存了下来。直到解放后，庄户们才知道那晚上并不是什么“关老爷”显圣，而是夏银海为了保住桧柏想出的点子。

日本一宣布投降，孙家老小虽然早就逃进商丘城去了，可是夜郎自大的孙宝忠没有想到八路军来得这么快。那天他正在县城里召集乡保长们开会，想法对付八路军游击队的时候，县城就被解放了。他没有能够再回庄上来，只好带上他的脚爪，跟着鬼子的屁股跑到商丘城里去。这天夏银海砸碎了“天祐小学”的招牌，另外写了一个“孙家庄人民小学”的牌子挂起来，学校从此归顺了人民。土地改革的时候，晁东晓在群众大会上揭发了孙家的罪恶，交待了他跟孙家的关

系，请求大家重新选派个校长，好好给大家办学校。并且，他还诚心诚意向大家推荐了他从北边老区请来的冷明月老师。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并不注意是谁请来了冷明月，就是晁东晓不推荐，谁也看得到冷老师的品德、学识、办事能力、群众关系等等，做校长再也没有那么合适了。怎奈，冷明月老师反而再三再四不肯接，她说她是外乡人、姑娘家，当校长里里外外交往多，不方便，不如集中精力给大爷大娘们教导儿女好……总之，千说万说，死活她不干。大伙儿没办法，只好仍旧选了晁东晓。因为人们心里也明白，晁东晓虽和孙家是亲戚，内情人人都知道，何况他也当了多年副校长了，是个积极肯干的后生。土改中也还表现得不错，特别是由于这人对于冷明月教师尊重、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样儿，庄上人也就放心了。

其实这阵儿夏银海早就知道冷明月已经不是这里的老师，而是党的区委书记了，只是因为区委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她还暂时住在学校里，因而他就一本往来的习惯，慌慌张张跑到小学校，直朝冷老师的屋里奔。不料一推开门，蕙妮和春娥正同冷老师在悄悄说话哩。一时弄得他进退两难，不知怎么办好了。冷明月恬静地笑着，话还没出口，蕙妮忽地站起来，指手划脚，快嘴快舌说：“爹，这回你落后啦，该俺撞钟啦吧？……”夏银海瞟了她一眼，心里说：“你看你那没大没小的样子，在老师眼前也不嫌丑！”春娥接着说：“大伯进来吧，你是党支书，俺们说啥也不能背着你呀。”夏银海伸出食指，差点捣上王春娥的高鼻梁：“嗨，你也来啦！你不怕你爹……”春娥没吱声，一摆头，大眼珠子朝他瞟了一下。冷老师急忙叫她去请来了晁东晓，他们简单商量了一下，夏银

海随即抢上前去，又一次敲响了廊沿下的大钟。

说也有点怪，自打土地改革，人民群众接过这口钟以后，钟声再也没有丝毫屈冤、悲怆的意味了。任何时候，只要它一响，总给人以主人翁的快乐和战斗的自豪感。千百年来的“关老爷”，仿佛也叫农会主席夏银海给“篡”了位，一切神怪传说全都烟消云散了。

钟声紧急地响着。这是全庄紧急集合的信号。庄户们旋风似地朝小学校里奔去。转眼工夫，操场上聚成了黑压压的一大片。那棵生长在操场中心、年岁最老、躯干最直、枝叶最丰茂、好象孙家庄古往今来的见证人似的桧柏跟前，原本摆着一张体育老师指挥学生们作早操用的长方桌。夏银海一面打钟，一面拿眼一轮扫，看看庄户们业已来得差不多了，于是撂下打钟棒，迈步走下廊沿的台阶，拨开吱吱哇哇的孩子们，一纵身子跳上了长方桌。围在桌子跟前的孩子们，立刻鸦雀无声了。青年人一望，只见站在桌子上的人膀宽腰圆，身材高大，脸膛黑红，颧骨突起，满嘴黑糊糊的胡茬子，显得十分精神。由于暮色苍茫，枝影婆娑，有些站在远处的老年人眼力不好，看不清那人的面目，便问道：

“谁呀？那是谁家那小子？”

“别吱声！听就对啦。又不相女婿！”不知谁家这个楞头青，不照面地顶呛着。

“谁？那是谁站在台上五马长枪地讲呀？……”又一个人自言自语着。

“没长眼吗？农会主席银海爷呗！谁？不认识，趁早回家问问老的！”说这话的是个双手抱着肩膀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孙占有，是这庄上小一辈中的“二不斗”。